

俯視與仰視

遙望浩瀚星空，每顆星辰都從未停止閃爍，是多麼的強大，是多麼的偉大。在這充滿可能性的空間之中，伴隨謐靜而漆黑的洗滌，我宛如已成融入當中，成為黑暗中未知的星光，成為浩浩銀河宇宙中的一員。我不必再仰望未來未知的星空，而忽略美好的現在；我不必再俯視，而害怕失去，留下遺憾且迷失的臉孔。

冷雨失去焦點，千寸的細雨點千篇一律，它們與海浪配合，肆意妄為地輕拍著我，滔滔大海未曾有過任何目的，卻能自由自在，狂妄奔放，而我卻只是世間永恒輪迴的過客在虛無中漂泊，並沒有意義。這樣的我如同只是仰視著那張天堂之證書，卻未曾想踏進聖雅各之路，我心裏的嘀咕著。

哇哇！突兀的聲浪傳進我耳邊，我驀然回首，只見一對父子，兒子抽泣著，訴說鞋子被海浪收走了，他臉上已分不清是淚水還是雨水，父親見狀只得焦急地安慰。當一隻白色鞋子伴隨海浪被推到岸邊之時，兩父子快樂翻了，老父親瞬間動身，跳進水裏遊了過去，只為能討兒子高興。我忍不住嘴角輕揚，同時亦感羨慕。

小兒子張開笑口，天真極了！他仰視著父親，靦腆、輕聲地說了聲「謝謝爸爸，你最好了！」老父親緩緩蹲下，輕輕地撫摸著小兒子的頭，儘管臉容滿是勞累與憔悴，衣服早已全部濕透，但他在笑容中能感受到隱含內心的溫暖卻從內到外散發出來。

我視線莫名開始模糊，熱淚盈眶，腦海中的回憶慢慢浮現。那時的我與父親第一次到這還裏垂釣，玩得不亦樂乎。我第一次的取獲是那條可惡的釘公魚，背鰭上刺令我對他的記憶猶深。那時的我第一次感受到與生命在搏鬥的感覺，把魚釣出水面的時候，我樂壞了，我俯視著牠，徒手捉拿比我手掌還大的牠，結果我還是不能駕馭那個小小生命的求生慾，被刺得滿手是傷口，我痛哭著，我抱怨著，這不只是因為傷口的疼痛，而且還有失去的遺憾。

聽見我的哭泣聲，父親連忙趕了過來，他見到我的情況，父親小心翼翼地用生理鹽水為我清洗破損傷口，一邊安慰著我，他溫柔與體貼令我十分安心，彷彿一切痛楚都灰飛煙滅，我仰望著父親，一起微笑了起來。

淚水和雨水交織在一起落下，回憶的時間線如淚水般崇崇流逝，十年過去了……

在一次文憑試的頒獎禮上，我仰視着那些「狀元」心中滿懷渴望，渴望有朝一日能站在這裏致感言詞，渴望能獲取場下無限的掌聲，渴望能展現神氣十足的樣子，渴望父親的讚許。正因如此，我找到了新目標——那個站在散學禮頒獎台頂端的明星。

我拼命地學習，廢寢忘餐，日夜無眠，也從未提及垂釣一事。確實，我的成績有所進步，可惜時間所帶的並不只有成績表上的數字和排名，還有可能性、生命中最寶貴的體驗以及老父親頭髮的顏色，奪去父親的「身高」。

尼采曾說：「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，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。」可悲的是，在忍受那種生活的過程之中，卻糊塗地明白到這個為此不斷奮鬥的目標是多麼的膚淺與無謂，而停滯不前，永續停留在黃國維的人生第三境界前。

世事難料，就在上個星期，父親突發心臟病，剛出深切治療部，臥床不起。我到病房探望父親，此時此刻我再也不能仰視父親，我俯視著他，不禁流下淚水，我和父親所失去的實在太多太多，所失去的如同病房內牆壁失去的光彩。

仰視使人忽略身邊的趣事，忽略身邊的可能性，忽略身邊可能發生的美好經歷。這正正發生在我的身上。

雨停了，陰陰的天氣多了一陣微風，微風吹拂，吹拂我臉上的淚水，一切就如沒有發生過。

漸行漸遠，我無意中走近一個水窪，看到一個愁緒的身影，我俯視著，凝視著他，鄙視、痛苦、無奈的情愫湧現，他的瞳孔失去活力，失去對生活的熱情。我心裏自嘲，難道連曾經被我俯視的釘公魚眼中也比我更有對未來的盼望？

突然，一輛自行車從我身旁的水窪駛過，濺起層層浪花打在我身上，影也就此消失，我奔跑著，我放肆地奔跑，追趕前面那輛帶給我痛苦的自行車，直至他停了下來。我沒有仰視、沒有俯視，我的視野只有現在的這每一瞬間，正視現在的可能性，追逐在這瞬間的意義。驀然回首，我已從精神三態中的獅子，變成了嬰兒。

我回到病房探望父親，此是此刻，我不能仰視，亦不再俯視，我靜靜地坐在床邊的地板，緊握著父親的手，享受當下一絲家的溫暖，那是一道既美好有純樸的幸福。